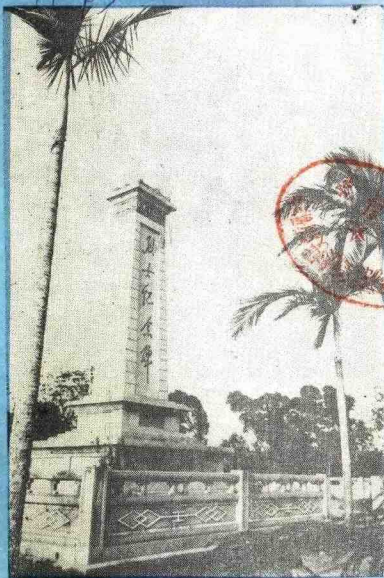


19.85

海康文史



1987

(总第七期)

广东省海康县政协文史组编



目 录

1987年第一期 (总第七期)

(1987年6月)

烈士英名 永垂青史

——纪念黄杰烈士牺牲六十周年.....中共海康县委党史办(1)

悼念黄杰烈士牺牲六十周年诗、歌

诗: (一).....翁泽民(2)

(二).....陈允饴(2)

(三).....王保禄(2)

(四).....蔡景盛(3)

(五).....王烈(3)

(六).....潘文泉(3)

雷歌: (一).....樊 濂(3)

(二).....黄 琦(3)

黄杰遇难小札.....洪 元(3)

悼内伯祖父黄杰烈士.....王保禄(4)

沈塘区革命斗争片断.....黄 琦(5)

扶桥联防区的点滴回忆.....宋寿彭(8)

海康青年抗日同志社在抗战中的宣传活动.....翁继璜(10)

中共海康县委举办首届党训班的回忆.....黄 琦(11)

旧人新志(续).....宋 锐(12)

在军阀混战中的海康社会概况.....洪 元(16)

海康纺织工业概况.....蔡声扬(19)

海康女校小史.....邓兰芬(21)

帮塘村话.....李保卫(22)

东海岸的渔民走向新生.....王平波(24)

我县发现世界上最毒的树——见血封喉.....黄 德(25)

海康的古窑之址.....邓杰昌(26)

古民居漫话.....符秉孟(31)

擎雷山地名标志.....曹建华(33)

雷州地名的语言特色.....蔡叶青(34)

雷州半岛的方言概况.....蔡叶青(37)

雷州歌剧的产生及其年代.....阿 松 (40)

汉徐闻县治之我见.....宋 锐 (45)

一、《隋前徐闻县治探讨》的探讨..... (45)

二、讨网村, 唐宋时期的徐闻县治..... (53)

三、汉之徐闻县治在海康县城..... (58)

四、评李堪珍《历史学家对汉代徐闻旧址的认定》..... (62)

五、《徐闻史志》第四期的《编者按》..... (67)

到过雷州半岛的伏波将军.....黎也松 (70)

封面题字.....陈允偕

封面照片——烈士纪念碑.....张明煌 曹建华

封二照片——1、浚元书院, 2、寇公祠.....张明煌 曹建华

封三照片——雷州城一瞥.....曹建华

烈士英名永垂青史

——纪念黄杰牺牲六十周年

中共海康县委党史办

今年十月三十日，是我县农运先驱黄杰牺牲六十周年的纪念日。

黄杰是中共海康县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也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海康农协的组织者。黄杰出生于一八八四年农历九月十六日。他虽然出生于地主家庭，但对剥削制度却无比愤恨。旧社会的黑暗和腐败使他产生了读书报国的思想。然而，现实却使他失望，中学毕业后，他怀着苦闷的心情回到家乡。

凭着他是大户人家的公子，由长辈推荐，当上了雷城宾兴祠的管账先生。但由于黄杰早就有变革剥削制度的思想，对宾兴所辖田地的催租讨钱工作并不积极，对一些生活贫困者根本就不收其田租。因此，黄杰当管账先生不久，宾兴便亏了大本。为此败财的管账先生自然被大户们辞退了。一九二三年九月，黄杰由于和温某人的债务纠纷被迫离开海康，前往广州。当时，广州的反帝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如火如荼。黄杰在广州呼吸到了新鲜的政治空气，并在彷徨中找到了共产党。他在党的教育帮助下，决心投身革命洪流。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一日，黄杰在广州参加了罗绮园等主办的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习，并在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

经过三个月学习，黄杰被廖仲恺领导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任命为农运特派员，回海康开展农运工作，成为海康最早的农运领导人。一九二五年八月，中共南路特委领导人黄学增在遂溪第六区墩文乡主持成立青年团雷州特别支部（雷州第一个党团合一的支部），领导海康、遂溪两县的农运和党团工

作。他在“特支”领导下，日以继夜地发动群众，组织农会，使海康成为我省南路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最好的县份之一。

一九二六年元旦，“雷支”在海康县城召开雷州各界“庆祝琼崖收复统一大会”，黄杰编写了《劝告全体农工歌》，热情地歌颂了国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号召工农团结起来，实现耕者有其田，自身解放。为了培养农运骨干，“雷支”还在雷城举办雷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黄杰亲自为学员讲课，为各地输送了一批农运骨干。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四·一五”反革命事变后，海康的反动派对共产党员、农会骨干和革命群众进行了血腥的镇压。面对反革命的大屠杀，黄杰不但没有退却，而且还组织了农民自卫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对反动派的血腥镇压进行反击，给反动派以当头一棒。但后来由于敌众我寡，农军起义失败，黄杰不幸落入敌人手中。敌人对黄杰施以酷刑，黄杰坚贞不屈。直至敌人对他处以极刑前，用铁线穿过其锁骨，拉着游街示众，他还沿途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罪行，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高风亮节。

我们纪念黄杰牺牲六十周年，就是要学习黄杰为了共产主义事业，敢于向旧世界宣战的革命精神；学习他无私无畏，与人民大众同甘苦，共患难，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崇高品质；学习他为革命浴血奋战，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气概。

今天，在纪念黄杰牺牲六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更加深切怀念为革命牺牲的先烈们。抚今思昔，先烈们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悼念黄杰烈士牺牲六十周年诗、歌

一、诗

翁泽民

血染征程六十年， 难忘第一举旗人；(注)
成仁取义拯黎庶， 洒血抛头斗鬼神；
不朽英名传马列， 长存浩气转乾坤；
开来继往承先烈， 勇作新征接力军。

注：黄杰同志在1924年入党，他是海康最早的一个入党人。

陈允偕

(一)

寥落江山月不团 苍生膏髓迫煎殛
萌慈亭畔英雄血① 化碧经踪恨未阑

(二)

半岛秋光著雾裳 当年蠡贼太披猖
国殇自古无家计 不买青山作墓场

(三)

白眼横刀慑敌魂 黄河难竭屹昆仑
丈夫不作寻常死 留得嵯峨一影痕

(四)

群丑翩跹国事哀 换天黎庶尽吟雷②
悬门绝胜申胥目③ 告慰英灵酹一杯

(五)

黄官光耀有斯人④ 传统而今更足珍
喜见后昆知策励 鹏飞万里走麒麟

注：①陈慈亭即慈隆亭，为烈士殉难处。

②“吟雷”一宋代王仲兕，有大志。南剑州有一柱为雷所击，王作吟雷诗寄志，此处借指人民当家作主人，意气风发，为实现远大理想而奋斗。

③“悬门绝胜申胥目”——“申胥”即子胥，因封申地故称，申胥。申为平声，能协声。吴王夫差不听伍子胥的忠言，反赐其死。子胥临死嘱，将其眼睛挂在吴国东门，看越人灭吴。这句意思是说，先烈的遗愿今已实现，而且比伍子胥削目悬门的结果好得多。此句系用柳亚子“悬门绝胜子胥眸”句。

④黄杰烈士毕业于雷州师范前身雷州中学。

王保禄

东西上下苦寻求	辞赋商行一起收
粤海得亲农讲所	横刀跃马讲春秋
南天一柱立中流	高举红旗古合州
转战三雷寒敌胆	挥刀怒向霸王头
雷阳星殒恨难休	摧毁三山志未酬
一息尚存还骂贼	典型长在世间留

惊天地，泣鬼神，永昭日月。先烈们的光辉形象，将永远鼓舞广大人民在四化的大道上奋勇前进，使我们更加热爱中国共产党，更加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人民。

当前，我国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一定要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

大好形势，争当“改革、开放、搞活”的促进派。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真正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做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为加速振兴海康做出更大的贡献。

蔡景盛

腥风血雨君眠日 地覆天翻六十年
泉下有知应含笑 人间已是艳阳天

王烈

(一)

乌云滚滚欲遮天 血雨腥风志益坚
“二·四”挥戈跨战马 披荆斩棘绘新篇

(二)

熊熊烈火炼真金 赤胆忠肝冠古今
怒斥群奸申正义 雄风震烁万人心

(三)

寻求大义救中华 勇献身躯为万家
古舍千年存浩气 岭南永绽木棉花

潘文泉

北营人杰育雷中 农讲师承革命功
“二七”腥风”流热血 千秋点染战旗红

二、雷州歌

莫 濂

革命意志如铁铸，生死荣辱何在乎！
播火雷州传马列，斩棘披荆赴险途。
举旗暴动猛似虎，搏击逆流当勇夫。

海康农运先驱者，
宁死不屈多威武，
“十七年后必胜利，
先烈业绩垂千古，
发扬精神继遗志，

浩气万年存楷模，
怒向敌弹高声呼：
“革命万无惜头颅！”
凭吊英灵寄哀思，
同心协力绘新图。

黄琦

饮水思源记忆起，
一片丹心干革命，
一八八四年出世，
后到雷阳读中学，
青年时代立大志，
参加广州农讲所，
省派他回海康地，
领导全县闹革命，
他为革命不怕死，
与民同甘和共苦，
农运刚刚好形势，
不幸北和遭逮捕，
山刀火海顶得住，

烈士黄杰献身躯，
牺牲已然六十年，
初在西湖攻诗书，
人说是个好青年，
救国何妨闹翻天，
誓为人民举红旗，
任特派员那时期，
日夜操劳无闲时，
不畏征途多崎岖，
不为个人搞特殊，
不料遭逢“四、一二”，
天为伤情二七年，
严刑面前头不低，

国
民
党
硬
软
兼
施
逼
供
讯，
党

英勇就义有骨气，
“共产党员杀不了，
六十周年今又是，
人虽不在精神在，

黄
杰
甘
抛
头
颅
志
不
移，
呢
大义凛然惊天地，
必有后人撑红旗，
百丈青松顶苍天，
先烈英名传万年。

黄杰难遇小札

洪元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海康县分为八个区，北和为第八区。一九二六年，北和农民运动在陈凤鸣、黄河夫妇等领导下，发展较快。但地主武装（民团）也非常顽固。农会势力所及的地方，农民基本动员起来了，而农会力量薄弱的地区，仍是地主当

家。地主掌握着民团的武装，团下设局，每个局有十至百、九十支枪不等。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北和区扶茂村（现属龙门辖区）就设有一个局。这个局里关押着一个躯体魁梧，头戴白帽，穿着羽绒衫、厚质旧裤，一双黑皮鞋，拿着一把黑

布伞而四十开外的大汉子。他就是海康县农民运动领袖黄杰。

黄杰怎么会落入民团之手呢？人们深感忧虑！

原来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七日，黄杰、陈植才等同志在东海仔领导农军起义时，由于民团头子陈必发带领一千多人，勾结法帝国

主义在广州湾碓洲哨船联合进攻，陈植才等几十农友英勇牺牲，起义就失败了。这以后，黄杰同志等领导农军一百多人退往北和，准备到西海岸与遂溪农军汇合。想不到在途经北和时，遭民团伏击。一部份农军退入覃本山，起义军各部失去联系，情况不明。黄杰同志四出找寻关系，（下转第七版）

悼内伯祖父黄杰烈士

我跟烈士的侄孙女黄乔英于一九四八年结合，当时我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位光荣的先辈，直到一九五二年底，我母亲告诉我：你内伯祖父很早就参加革命，后被国民党反动派诬为“贼”杀害。六十年代中期，县人民政府正式追认子全公为革命烈士。我才从妻子的口中，了解到烈士生前的一些零星的事迹。

内伯祖父黄杰同志，字子全，从小聪明好学，学习成绩奇好。早期参加革命，得了“雷州虎”的美名，敌人害怕他的虎威，把他当作搜捕的主要对象。在大革命失败以后，敌人的反动气焰十分嚣张。黄杰同志跟他的两个弟弟：子川和子文，同时遭到追捕。有一年清明前后，我太岳父黄子川回家，黄昏时有人登门报信，说是有人来会来国宅掩捕，劝他到海滩牛栏去躲避。当晚，太岳父没有离家。第二天得到信息：他们家的牛栏被抢，牛栏里的守夜人被杀害。事后得知子川回家，有人去告密，反动派以为是子全公，因而导演了这出活剧。

在革命工作公开进行的时期，子全公常常回家拿钱充当革命经费。党转入地下活动以后，也常常秘密回家。一九二七年以后，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子全公奉命去海南暂避。子全公乘夜回家筹措路费，内伯祖母白沙婆舍不得拿出自己的首饰，以致于全公无

法渡海，最后在北和区被坏人告密而被捕。

子全公就义时，表现出革命者的英雄气概。他沿街高呼口号，进行革命的演讲，敌人对他十分害怕。我岳父母到现场收葬遗体，发现身中九弹，烈士牺牲时，与我的太岳父黄子川等兄弟尚未分家，我岳父继承先烈遗志，受地下党员崔有豪之托，继续掩护革命。

我常常听到一些知情者悄悄议论，于全公身后如此萧条，烈士死而有知，一定会敬献于地下。不！我知道革命者“雷州虎”的情怀，早在以身许国的时候，就抱定了下地狱拯救众生的宏愿，身后萧条应当是早在意料之中，只要他知道革命已经成功，人民已经解放，个人身后的得失又何足萦怀！

不过，善有善报也是社会的基本规律。现在黄妃寒的烈属身份已得到承认，他通过自己的劳动已改善了生活，还新建了楼房。这也可以告慰于烈士在天之灵吧。

呜呼，我没有什么好祭奠烈士子全公，我只把这不成文的文字作为祭品，我为自己的岳家有这样一位光荣的先辈而自豪，我愿继承先辈的遗志，继续完成其未竟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侄孙婿王保禄敬奠

一九八七年三月

沈塘区革命斗争片断

黄琦

沈塘区在抗战时期被划为遂溪南区，一九五六年归海康县管辖，到了一九八三年，平衡、吴村等八个大队却又划归为遂溪县。该区开展革命斗争较早，参加革命人数较多，被敌人摧残也较为严重。现将我所知道的该区革命斗争概况叙述如下：

(一)、发动群众，建立组织，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一九三八年，为有计划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雷州师范的进步学生陈兆荣、金耀烈、翁泽民、黄轩、周立人等人分别到平衡、吴村、迈豪、平余、茂莲、后山等村庄教书、办夜校、教唱抗日歌曲，组织宣传队义演抗日话剧。他们还在学校成立读书会，组织青年、学生阅读进步书籍，所读的书籍有《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救亡手册》等。当时，这类书籍是国民党严厉查禁的，读书会的学生是在秘密中进行读书学习的。在这些进步书籍的启发下，他们认识到共产党是真正救国救民的党。

一九四零年，遂溪党组织派曾锡驹回海康活动，曾在平衡、吴村、茂莲、平余等村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并建立起党支部。当时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发展党员是采取个别吸收，单线联系的方法进行的。为了提高党员的马列主义水平，党组织在平衡村“黄氏宗祠”及在黄其江、唐才款家里举办党员学习班，学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书，每期时间十天。

为了扩大抗日宣传活动，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以党员为骨干，在平衡、吴村、茂

莲、茂胆、昌辉、平余等村庄发动群众，组织兄弟会、姐妹会、生产会、舞狮会、帮工队、宰牛馆等群众组织。并在这一基础上吸收了一批人加入游击小组与民兵队伍。一九四三年秋，黄其江回家乡领导该村青年学生，组织起拥有一百多人的生产会，开荒种田，用全部收入支援革命活动。当时，这些没有拿枪的群众组织，既是抗日救亡的宣传力量，又是革命斗争的基础，成为我党的得力助手。这样，一个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有广大群众参加的抗日宣传活动就在沈塘地区广泛地开展起来了。

(二)成立武装，抗击日军。

一九四三年三月，雷州半岛沦陷后，日军、汉奸到处横行霸道，多次“围剿”沈塘区的革命村庄，欠下了人民一笔又一笔的血债。但沈塘区人民并没有因此而吓倒，他们在我党的领导下，勇敢地拿起武器，抗击日军。一九四三年四月，共产党员黄其伟、莫志中、陈同德等在平衡、平余、茂莲、吴村等村庄发动群众，拿出本村的枪支、子弹，组织了三十余人的抗日游击队，还会同洋青、竹山等村的群众成立了六十多人的游击中队，黄其伟任中队长。这支游击中队成立后，在卜巢山一带村庄开展杀敌锄奸活动。当时，这支队伍虽然是遂溪县国民党县长戴朝恩同意组成的，但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抗日游击队。

一九四四年九月，日伪保安队及和平队一百多人，先后两次进驻平衡村“清剿”共产党，为时长达两个月之久。敌人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抢劫财物，无恶不作、搞得

人心惶惶，村民生产不安，生活无着，迫使部分村民四处逃难。于是全村群众不得不拿起武器，抵抗敌人。在黄其江的领导下，与邻村一起成立了一个抗日游击中队，黄炳为中队长，沈潜为指导员。他们配合洪荣的抗日大队，两次攻打敌人的堡垒，打得敌人提心吊胆，再也不敢轻举妄动。此后，这支队伍挺进到广西去了。

一九四四年冬，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在沈塘区组织了一个二、三百人的抗日联防大队，莫志中为大队长，陈同德为政委，在沈塘圩周围，坚持敌后斗争，打击敌人，一九四五年春节，陈同德派我带本村（平衡村）党员与民兵十多人，到苏二村搞武装，组织了一支五十多人的抗日中队，黄纪三为中队长，我为指导员，编入莫志中联防大队为第四中队。同时，在垌花、河北等村庄也搞了一批枪支，成立了抗日游击中队，参加支仁山的抗日游击大队，南下徐闻。

在这个时期，沈塘区的各条抗日村庄，建立起联防队，各村区的民兵及村队，为抗击敌人，保卫家乡，坚持日夜巡逻放哨。这时，武工队、经济队，都相继建立起来，在全区范围内掀起抗日高潮，狠狠打击日伪势力。敌人想到该区“围剿”抢劫，少数兵力是不敢出动的。

（三）建立政权，开展“双减”运动。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一个颠扑不灭的真理。沈塘区有了革命的武装和一大批有革命觉悟的群众，为该区建立人民政权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国民党当权执政。由于国民党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激起了人民强烈的不满，自觉起来反抗“三征”。当时虽然说沈塘区还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但绝大部分村庄都在我们控制之中，人民群众也迫切要求建立自己的政权。于是在一九四七年夏，我党在沈塘区正式成立了人民政府。第一任区长是林飞雄。此后，该区所有抗日村庄也先后建立起乡村政权，在区政府领导下，全区开展了一场有声有势的减

租、减息、解放奴婢运动，取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人民认为共产党是真正为穷人打天下，为穷人当家做主。在革命声势的震动下，官僚、地主也低声下气，按照政府的政策，给佃户、债户减租减息。有的地主还主动去佃户协商减租减息事宜，有的婢女自逃回娘家。“双减”运动顺利进行。

沈塘区是海遂交界的地区，又是海遂两县革命活动的纽带，尤其是莫宅边村，当时就有“延安村”之称。这个村庄比较偏僻，山高林密，活动安全，各同志来到该村，好象回到娘家一样温暖。所以区政府的重大会议大都在这里召开。这个村还设有医疗站、税站、交通站，成为沈塘区的革命活动中心。

由于蒋介石玩弄二面手法，一方面谈判，另一方面又挑起内战，为了揭发国民党的反党反人民的罪行，黄其江、曾锡驹等在茂连村起草印刷了《告南路人民呼吁书》，其中有如下几句：“……内战未息之时，在界炮，洋青清乡扫荡，杀得风腥血雨，骨肉横飞，几许青年死于非命，父老苦受毒刑，为殃为害，惨绝人寰，秉政先生何竟执迷不悟……”。此传单当时不仅在社会上广为散发，而且还寄给国民党机关和社会上各阶层绅士，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从而进一步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假和谈，真内战的丑恶面目。

（四）坚信共产党，坚持战斗。

一九四六年春，国民党第十六集团军司令邓龙光部队，派遣一个团进驻平街、卜格、吴村等革命村庄，进行惨无人道的“清乡”、“扫荡”、清查户口、强迫自新，五户连保。有一天，在平衡村强迫全村男女集中到本村宗祠，进行点名，清查户口。他们把村里的父老黄大忍等人捆绑起来，用尽毒刑，将竹签打入黄大忍的十个手指，要他开出村中的共产党员的名单。黄大忍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两手鲜血直流，但始终没有出卖我们的同志。最后敌人没办法，即从人群中拉出黄昌禄，强迫他在人群中指出共产党员

及革命家属，否则就枪毙他。黄昌禄是个民兵，接受党多年的教育和影响，斗志坚强，他理直气壮地说，“我是农民，不参加共产党，不知谁是共产党，要我指出谁是共产党员，是办不够的。要杀则杀，我不怕死！”黄昌禄话未讲完，就被枪杀了。在场的群众无不为他流下眼泪。胁迫和利诱并没有使敌人从中占到便宜，却锻炼了人民的革命意志。

由于国民党到处“围剿”革命老区，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形势越来越紧张。这时，本区已暴露的党员干部，如莫志中、唐荣益、黄其柳、唐泰、陈质彬、唐至选、王立柱、黄文海和我等根据上级的指示都撤退到外地去，留下外地来的部分同志继续坚

持活动。在一九四六年至四八年间，区委书记兼区长林飞雄（徐闻县人），区委副书记、区长周超群、莫刻、陈德之等先后为革命光荣牺牲了。尤其是一九四八年八月，符春茂等人叛变投敌，带领国民党军队一百多人，坐镇沈塘区大肆屠杀和“清剿”我共产党员，形势更为恶劣。可是沈塘区的革命老干部和人民群众始终如一地坚信共产党的领导，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他们配合我边纵第八团，攻打沈塘区敌人的堡垒，经过一天一夜的激烈战斗，终于将叛徒、土匪、汉奸、国民党反动头子符春茂部全部消灭，为死难烈士报了仇，伸了冤，为沈塘人民除了害。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沈塘区解放。

（上接第四页）在海汶扶茂村南一公里的山岭上南边岭村（南边岭村原是扶茂村几十人迁到南边岭居住，当时叫“南边岭村”，抗日战争前后陆续迁返扶茂村，现在此处已是一片坡地）的一块番薯地上遇到田主翁泽均，黄向翁了解附近的一些情况后，即随翁进村。在村里，迎面走来一个曾在国民党军队中当兵的地痞分子陈堪符（潮溪村人）。黄杰认清这个家伙后，即往回走，村里的反水农民翁永祥、翁永安却紧追不放。最后，黄杰被抓住了，扭送到扶茂村

炮楼里。黄杰到扶茂的局里后，却被民团的小头目认出来了。此人对翁永祥说：“这个是共产党的头头，如果放跑了，国民党要你的命，说不定全村会遭殃！”

第三天，翁永祥、翁永安、翁文书和一个号名叫“大吃鸭”四个人，把黄杰同志解到雷城仙城会馆。黄杰在国民党的魔掌下，经受了几十天的严刑拷打，坚贞不屈，始终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头可断，志不可摇”的高贵品质，于一九二七年旧历十月初六日英勇牺牲于雷州城西的慈荫亭畔。



扶桥抗日联防区的点滴回忆

宋寿澎

一九四五年初，我南路党组织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加快了抗日革命力量的发展与建设。在三月初旬决定从遂溪、徐闻、东海、抽调一批干部到海康扶桥参加建立抗日联防区工作。这批干部中有李晓农、廖文昆、和我等十几个人。

一九四五年三月前，我部在遂溪县吾良联防区搞群运工作。春节后突然接到上级通知，立即到纪家安禄村与廖文昆等同志汇合，由地下交通员蔡妃醉（杨家北村人）带路到杨家北村蔡道本同志站，第二天进入联防区，在王排村遇着了初建的联防武装大队，廖文昆同志便把组织介绍信交给主要领导人曾尚举同志。他是福建人，在马来亚加入共产党，一九四二年回国参加抗日救亡，上级派来负责海康县扶桥联防大队的抗日工作。当时党组织委任廖文昆同志任联防武装大队第二连连长。我任大队部秘书，其余十多个同志二连队当战士。

扶桥区在海康县西南部，位于杨家东南，与南兴、北和、龙门交界，是个方圆几十里人烟稀少，交通闭塞，土地干涸而人民生活极其贫困的偏僻地区。一九四三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海康县城后，日伪统治势力和国民党逃亡县府对这个边远地区都鞭长莫及。由于当地群众基础好，早在几年前就有我党的方茂盛同志利用“兄弟会”的形式建立了我党的革命群众组织，日寇占领海康后，党组织在一九四四年冬派廖培南、李晓农等同志到这个地区的塘仔、扶桥、王排、信村一带，在“兄弟会”的基础上组织了游击小组，一九四四年冬，方茂盛、李晓农等同志进一步成立了一个武装独立大队由方茂盛任大队长，

李晓农任政委，队伍从二十多人发展到一百多人，这支队伍活动在杨家、南兴、龙门等地。一九四五年春在扶桥建立抗日联防区。

我们到扶桥时，扶桥抗日联防区刚刚成立。这个联防区是海康县在抗日战争时期唯一的由十多个村庄联片抗日革命根据地。我们南路党组织建立这个联防区的宗旨是：抗日保家，壮大革命武装力量。当地群众对联防区的建立是积极拥护的。联防区成立后由纪继尧（扶桥村人）任主任，王道霖（王排村人）任副主任，常务委员由各村代表担任。与此同时，还成立了联防武装大队，由吴辉（吴析）任大队长，黄葵任教导员，曾尚举是党代表，是最高领导人。联防大队下属只有两个连，一连连长王美生（王排村人），二连连长廖文昆，大队成立时，只有三十多人，武器弹药破旧残缺，步枪多是清代遗下的土造枪。后来从遂溪、东海、徐闻等地来了人，队伍很快壮大到七十多人，武器装备也逐步好了起来。

联防大队虽然活动在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又经常和方茂盛同志所带领的那支独立大队互相配合并肩抗击日寇和汉奸队，但所处的斗争环境仍是十分险恶的。当时海康县绝大部分地区在日伪势力控制下，日伪军南路司令符永茂的“和平队”有符春茂（齐皇）大队盘据雷城、沈塘、东里、南兴一带，符学义大队盘据企水、乌石一带，陈龙门大队盘据纪家、杨家一带。国民党的队伍在日寇登陆后退到海、徐交界，国民党的队伍这时有陈邦、陈庭佐、陈宏良、谢龙雨、邓汝模、陈辑侯等八个大队中队的武装，大约有一千左右人龟缩在海、徐两县交界的嘉

山岭等地区。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我们抗日联防区夹在这两股势力所控制地区的中间地段，经常有战斗发生。联防大队的武器装备十分低劣，虽然每人都有一支枪，但绝大部分是称为“打枪的”“单响”、“九响”、“十响”的几十年前遗留下来土造的步枪。全大队只有几支“七九步枪”算为上等好枪了。短枪也有四五支，在大队持短枪的是纪元培、纪纪成同志。短枪都是柳州造的“驳八”、“花尾驳八”等短枪，驳壳短枪，吴辉同志一支进口的自动驳壳，黄蔣同志一支吹鸟进口驳壳，每支不超过十颗子弹。当时弹药极少，步枪最多的不过二十颗，其余每人只有几颗子弹几乎全是几十年前留下的土造子弹，许多是打不响的“臭弹”，要抛掉底火片，重新装上火柴药才能打响，有时连抛几次扣枪扳机才打一响，打起仗来此种强药急死人。为了防止“和平汉奸队”的袭击，我们的队伍一般每个村住一天，夜里就拉走。每到一处警戒甚严，白天对出入驻抽村庄的人实行严格控制，老百姓不随便出村，外来人入来就留下，我们队伍拉走了才放行。军事训练主要是在战斗间隙进行射击瞄准训练，同时分批轮换擦枪。

联防大队在生活方面很艰苦，经费养养问题自筹，粮食是联防区各个村捐助的，菜金全靠收税和向财主、商人派收款项。当时我除了在大队部搞些文书工作如拟写布告，抄写文件和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等外，每当部队住到有商旅从村旁通过的扶桥东村时曾商举同志跑到村边东道设打税关站。当时税甚轻微，大约百元货收税伍毫钱，发给货主收税单据。每到上午就换上大队长吴辉同志的自动驳壳枪，到村口大道的交通道打税。平常一个人，有时二人。多半天时间，才收到十元八元给部队作菜金。当时，同志们的饮食很差有时有饭无菜，有时有菜又缺饭，有时抵饿。夜里行军，经常出现掉队，掉队多是走到分叉路接不上前队，又不敢开声。在联防区还好办，有时掉队几天也联系不上。穿的衣服就是自己从家带

来的那一套，若有二套就让给衣衫槛褛的同志穿，有的背一层又一层的补丁，没有生活费发的，吸熟烟的同志也是向亲友或靠自己解决，不然就不吸烟了。夜里睡觉大多数无被，有的也是在家带来的被单，其次多是烤火过夜，在这样的环境里，同志们没有一个人对艰苦的战斗生活有半句怨言，更没有谁人提到过生活待遇问题。

无论作战或日常生活，官兵一样，队伍每拉到一个地方，战士轮流站岗放哨，干部就看钟带岗查哨。当时联防大队连一个时钟也没有，只好燃香火计时，燃完一支香火就轮换一班岗哨。有一次轮到带岗查哨时，由于太累而睡着，误过了大约二十分钟（就是燃一寸左右香火的时间才叫人接岗，结果被处罚吃一天“白饭”，不准吃菜，这个处罚在物质方面不算什么，但在思想上是一个严格的处罚，本人的面子也不舒服的。我们部队的官兵生活艰苦，纪律严明，作战勇敢，群众给我们评论说：“共产党的军队一不要钱，二不想娘，打仗不要命”。

我们这支部队经常在扶桥、王排、信村、狗群羊、锦坡、扶合、塘仔、后洪、鲤鱼肚、井尾、店前一带村庄活动。每到一处都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宗旨，讲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为穷人谋幸福，与群众打好关系，打击日本汉奸和恶霸，向财主要钱粮、要枪支，抗击了以龙马村为据点“日本汉奸和平队”陈龙门大队对联防区的多次骚扰，还抗击了其他日伪武装和国民党敌对势力的进攻。由于抗日联防大队的英勇战斗，在群众拥护下，坚持斗争，扶桥抗日联防区这支红旗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正式宣布日军投降了，我才这奉命离开了可爱的抗日联防区的人民和革命群众。联防大队后整编入老一团进行西征，我调回遂溪在乐民、河头、纪家、江洪一带转入地下工作，重新组建新一团，在新一团一营第六连担任了一段时间的教育员。

海康青年抗日同志社在抗战时期宣传活动

翁继瑛

日本侵略者侵占东北后，又驱兵南下，兽兵所到之处，烧光、抢光、杀光，其穷凶恶极，虽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无以过之。侵略者的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有识之士，慨览中原板荡，国势岌岌，纷纷组织抗日救亡队伍，展开宣传工作，以唤醒群众，一致起来抗战。我县青年肖汉辉、王文勋以及教师苏舜仁等十余人，奋起组织“海康县青年抗日同志社”，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宣传方式有雷歌剧，如《巾帼英雄》（锣鼓翻），有姑娘歌，雷歌对唱；有话剧，如《可怜乞丐》《怒吼》《火船》等。场间加播音乐：《全国总动员》，《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等。演员经过一段时间训练和实习后，便于暑假期间，首先在雷城外大街演出，一连两晚。接着在全县各圩镇和港口巡回演出。出发路线：雷路：土塘、杨家、唐家、仓米、海康港、乌石、北和、平南、塘风、南兴、花桥等处。晚上演歌剧，白天写标语，绘墙画，分组在街头宣传，并发动群众献捐，支援前线。

宣传队伍一开到目的地，群众闻讯，便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赶来观者，很是热闹。我记得当时在金水港演出的，揭露日本兽兵惨杀人民，奸淫妇女，抢掠财物，烧毁房屋等罪行时，激起台下渔民满腔怒火，卷起两

袖，伸出巨拳，纷纷大声厉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消灭日本兽兵！”恨不得把日本鬼子一个个砸得粉碎。献捐时，群众高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口号。声势浩大，震得地动山摇，象雪片似的钱银便纷纷飞封告上来。有一群众，连心爱的玉戒指头（光伸）的裤带头也献出来了。在雷路演出到兽兵杀人比赛时，妇女触目伤心，流出悲痛和仇恨的泪水，连口袋里珍藏的钱都献出来。有的还把耳环、戒指亲自送到台上。有一次，适逢南兴圩赶集，一位农民听了宣传员口述日寇血腥暴行后，当众把一担卖猪得的钱全都献捐出来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爱国行动，是说不尽的。可以想见当时人民群众对祖国是多么热爱，而对敌人又是多么仇恨。

我们出发时，除了雇二名挑夫担运道具外，社员自带行李步行上路。每次演出后，群众赠送横幅。我记得：雷路区群众赠的是：“笑骂歌哭都是救国宣传”，乌石港群众赠的则是：“夷家终难，义不容辞”，还有很多幅，因时间太久了，记不起来。宣传地点十三个圩、港等演出时间一个月，走路二百余里。为满足群众要求，队伍在刚返回雷城，还横出两晚，以完成当时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的历史使命。

中共海康县委举办首届党训班的回忆

黄琦

一九四九年五月，解放大军南下广东，全国解放的日子将要来临。为了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地方党组织必须提高思想，认清形势，明确任务，加快我县党的建设步伐，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为此，海康县委决定一九四九年秋，在东区东寮村举办全县党员政治训练班，这是我县建党以来举办的第一次党员学习班。

举办党员学习班是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进行的，参加学习的学员约有五、六十人，来自东、西、南、中四个区，我是来自西区的。分为甲、乙两个班。甲班：指定区级干部与部队连级干部参加共二十余人。分为四个小组，东区组长黄其通，中区组长某某，南区组长林亮，西区组长黄琦。乙班也有二十余人，指定乡一级干部和部队排级干部参加。东区与中区参加的学员占大多数。学习时间一个月，分为三个单元，地点在东寮村祠堂。负责办班的领导人是县委常委兼组织部长黄杆同志，县委分工讲课。学习内容主要是：（一）目前形势与任务；（二）党的基本知识；（三）党的总路线与总政策。两个班的学习内容大致相同，统一上课，分开讨论。不过甲班侧重于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方面，乙班侧重于党的基本知识方面。学习开始，先由县委书记陈醒吾同志作动员报告，接着由黄杆同志上第一课“党的基本知识”。其目的是：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与如何搞好建设工作。第二课是“目前形势与任务”。由县委常委肖光章同志讲课。这一课主要是讲全国全省及我县的革命斗争形势。他指出：大军南下，革命胜利将要到来，我们要认清形势，明确任务，做好工

作，迎接胜利的到来。第三课讲“党的总路线与党的总政策”也是肖光章同志讲，这一课很重要，基本目的是：党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分清敌我友，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使学员进一步认识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的重要性。讲述我党在革命斗争过程中，由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王明、博古等中央主要领导人，犯了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致使中国革命在各个时期遭到严重挫折。又联系到高雷地区的廉江、化县、吴川等县在一九四五年有一个时期贯彻执行了左倾路线的错误，出现乱捕、乱杀、肉刑，不分敌我，扩大打击面，其结果使这些县的革命力量，当时受到国民党严重摧残，革命遭受损失。在讨论中，我们各区的学员，也联系本县本地区的革命斗争实际，做了对照检查。由于我们的同志长期住在山海里工作过替游击生活，很少有机会学习，只知对敌斗争，没有认识到在对敌斗争中，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政策的重要性，通过这次党训班学习，才认识党的政策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左倾与右倾的路线都是错误的，对革命是有害的。大家共同认为这次来参加学习，在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与工作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收获很大。并表示今后回到工作岗位去认真贯彻，做好工作。

在学习中，学员们生活上遇到不少困难与问题。但都能设法克服过来。如住宿问题解决不了，夜晚大部分同志都是露天在走廊，与树底下睡觉。没有课堂，也没有台子椅子，而是在天井庭中上课，学员们坐在地下草席上听课，在树荫底下讨论，有的学员与

旧 人 新 志 (续)

宋 锐

六、劳佐文

劳佐文(1846—1932)，字嘉祥，海康县附城区的图角村人，清光绪二十五年岁贡生。为人正直，从不随波逐流，阿人所好，眼见清廷腐败无能，对外丧权辱国，虽屡委新职，皆拒不为用。家穷，既不甘同流合污，便致力于课徒授业，栽培育李。六十年间，门生故旧，遍布县内外，人称嘉祥先生。

光绪末叶，城西浚元书院改官立高等小学堂，梁成久为学堂长，佐文则受其聘约，充当教员。符梦松、黄景星、邓定远、陈炳炎辈，皆当年学生。佐文执教数载，以身作则，勤于所业，深得后学爱戴。

民初，符梦松任海康县长。视事之日，忙里偷闲，虽已夜半三更，犹赶到图角村中，亲叩师门，表其孺慕之忧。往返二十里，梦松不以为劳，佐文春风化雨之惠，也可概见。

一九二三年，南金村贡生黄宗海，与高州杨永泰友善，弃文习武，粤军授以少将军

衔。当其回梓招募新兵即将北上广州之时，雷州善后办事处陈学谈所部营长老眇周存心刁难，扣其军需。几经交涉，迄未解决，乃共推佐文为主席，主持公道。然而协会上，老眇周坚持己见，几于动武。佐文与在座绅耆居间斡旋，终于不欢而散。翌日，宗海被狙杀于西门三条石，陈尸井侧，而佐文也以城鱼之殃，被禁周之营部，如非故人说项，或已血染长弘了。（文中以“均”代“翌”）

一九二零年，县人士以陈观模先生纂修县志以来，已百有余年，乃倡议重修，继往开来，设局于城内柳絮西巷之何氏宗祠，公推拔贡生梁成久为总纂，佐文与岁贡生宋鑫、拔贡生陈景均为分纂，共勤其事。过后，地方匪祸兵燹，战乱频仍，修志局既细于经费，而宋鑫与陈景均又先后逝世，佐文、成久无不哲人其萎，孤掌难鸣之感。一九三二年，佐文以八十六高龄病歿，《海康县续志》成书之日，已不及目睹了。

群众借来一个小凳子作记录。纸张墨水都有困难，每个小组发给一小包墨水精。对于生活方面更不用说。一天两餐，吃的是三分大米七分番薯混成的番薯饭，少见蔬菜，一般是吃咸鱼或小鲜鱼。但我们不求吃好，只要吃饱，虽然生活艰苦，学习紧张，但学员人人精神都很饱满。大家说说笑笑，有时又唱起革命歌曲，生活过得非常愉快。

东里区三面环海，地区偏僻，离县城较远，国民党很少到这里来，这样对于我们安

全学习是一个有利条件。当时这个地区，已建立起区、乡政权，设立有交通站、收税站、征粮队，并在各村庄办起夜校，非常活跃。来往的同志公开活动，基本上已成为解放区。

当学习结束，黄轩同志作了总结。当天晚饭加了菜，吃了大米饭与大鲜虾，大家很高兴。吃完晚饭后，各学员带着学习的丰硕成果，连夜回到工作岗位去。

七、陈景望

陈景均，字品三，海康县北坡人，县续志续纂陈景棠之胞兄。景均之父毓棠，字爱亭，光绪二十五年岁贡生，以授徒为业。不论设馆远近，景均少时必挈以相随，口讲指画，管教特严。景均文学根柢，即得力于是时。清宣统元年（1909年），考获拔贡生，青出于蓝而青于蓝，毓棠之喜形于色，可以想见。景均曾北上广州，入广雅书院攻读；民国二年（1913年）充海康县自治会副议长。方期振翩奋飞，为地方有所作为，而肺病缠身，难尽其力，乃退而居家休养，潜心著述。

一九二零年，县设立修志局，被委以分纂之事，虽病魔为祟，犹勉为其难。所著之收入《海康县续志》中的有四种：一为《艺文志》，二为《选举志》，三为《学校志》，四为《地理志》。

区区四志，却占全书三分之一。篇幅之多搜罗之富，已足见其学力，而行文言简意赅，巨细无遗，也不可多得。或外来，或本县，诗文并存，年代分明；或纪事，或列表，条目清晰，一览无遗。苦心孤诣，贡献良多，所可惜的，乃当年缺医少药，为区区肺病而过早与世长辞。

八、宋 鑫

宋鑫（1870—1928），字庚三，号丽滋，海康县宋村人。所居位于擎雷水北，因名其书斋曰“擎雷水上斋”，为人作字，往往署以“擎雷水上斋主人”。

鑫少小聪颖，读书过目成诵。父名勉，字清泉，乃县的一名廪生。家非富庶，却以舌耕所得搜求各类典籍供其涉猎。有名师硕儒设馆，不论程途远近，束脩多少，必使他负笈过从，虽倾囊竭腹，也在所不惜。

名塾师陈毓棠，字爱亭，海康北坡村人，清光绪年岁贡生。以科场失意，自二十

四岁起便以教学为业，坐春风而沐化雨的不知其数。光绪二十年（1894年），他设绦帐于南渡河南的关新村，清泉一闻其讯，立即安排鑫诣其帐下受业。

毓棠每次批点生徒课业，于鑫的诗赋文章都赞赏不置，认为他是一个很有前程的学生，便著意栽培，期成大器。鑫也敬其为性方严，蓄而不露，待人接物，温良平易；为学则看惯百家，笔贯诸子，汉经宋理，造诣皆深，是以论学条分缕析，洞中肯綮。鑫在其帐下三年，受益匪浅，后之积学，实基于此。

年稍长，鑫入雷阳书院攻读。院设雷州府城之南（今海康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即其遗址），莘莘学子来自海（康）、遂（溪）、徐（闻）三县，其山长乃名举人陈乔森。乔森原名桂林，字一山，号擎雷山人。壮岁漫游大江南北，五度京华，遍历齐、梁、吴、越、楚、豫、与张之洞、彭玉麟以及许振祜、杨守敬友善称岭南才子。他主持雷阳教席，先后三十年，从业之人无虑千百，及见鑫的诗文，叹为不可多得。曾掀髯笑谓乔某：“我得到了一个很不寻常的学生了！”

鑫十五岁游泮水，仅二年，又以第一人补廪。这以后，不论院试岁科，书院月课，都名列前茅。在陈举人的加意指点下，得其一而反其三，学业日益猛进，成为州中青年学子的佼佼者。

光绪某年，鑫到穆城的广雅书院深造。书院有冠冕楼，所藏诸子百家书甚为丰富，鑫曾经是这一藏书楼的座上客。他登门入室，朝夕不辍，口诵手抄，人服其勤。在院数年，课业恒冠侪辈，深为张治秋大师所赏识。

他的学问虽然出类拔萃，名场却屡试屡北，六陷省闱，恒怏怏归来，第六次赴试，初考既毕，自以为不足，就不再参与复试了。谁知初试揭晓，发现本有其名，而复考自弃，坐失其机；即阅卷宗师也深为其文惋惜。是“李广数奇”而缘慊乎一名“举人”，还是科举之事大致如斯？

老辈人说，当年广东“闹姓”赌博之风特盛，每次乡试，“闹”鑫之“姓”的特别多，为他文名所累而输掉的钱也就不计其数了。有人说，“闹姓”之赌，有时甚或影响考生功名。有些宗师畏人议论他营私舞弊，往往有意压抑某一文名特著而“闹姓”特多的考生。鑫是否属于这类的受害者？现在已没有了解这一情况的人可稽了。不过海康文化馆于一九五五年所蒐集到的一本署名安城黄合利班的班本《千里姻缘》（醉归雷韵雷剧本）的封皮，正是当年广东“闹姓”赌榜，宋鑫之名赫然标在榜上，说明当年“闹”鑫之“姓”相赌之事并非虚话。

光绪末年，书院改学堂，鑫离开了广雅，回到了一别三年的雷州，在陈乔森主掌的雷州中学堂任教职。当年，学生的等级思想很严重，有不少人认为雷阳与越之广雅、越秀、越华、羊城以及肇之端溪并称广东六大书院，广雅与雷阳，伯仲之间耳；鑫既不过广雅一肄业生，乃为雷阳学子讲学，院掌教这一措施固失其宜，鑫也难免不知自量。于是，非议之声，一时四起。

陈乔森知其然，莞尔而笑道：“诸君不闻‘曾经沧海难为水’乎？奈何‘沧海’之未‘经’，便‘难’乎‘为水’？”迨到叠坛主讲之日，说理，剥蕉抽茧，章法井然；论文，旁徵博引，深入浅出，这才知道鑫虽出身寒微，区区“岁贡”，而胸有实学，并非滥竽充数之辈。陈山长知人善任，不应以名场得失衡量其学力也。

辛亥革命后，学堂废而学校兴，雷阳中学堂改名雷州中学校，且数易其长，周烈亚、谭鸣谦（即谭平山）等先后为校长，都一再聘请他担任国文教员。温仲良长校三年，鑫未曾投刺求见，仅民国六年于遂溪守使的座上与他一面，而仲良“中郎座上奇王粲”，辞职回省之后，还千里迢迢地寄诗告别，深致相见恨晚之意。

民国初年，地方变革大，海水群飞，蕉萼遍地，正所谓“遭他兵弄日纷纷，报道西邻畏盗氛”的兵要迭起匪祸频仍之时，鑫扶

儿挈女奔避郡城。五年，窃国大盗袁世凯悍然称帝，滇蜀黔粤首义，高雷镇守使车驾龙部营长杨学绅也在雷州标榜独立，一时风云变色，谣诼频兴。鑫见时局维艰，大难将至，连忙携同眷属避乱于遂溪县属的高山村戚家。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原广西护国军林虎一来，意外的一场横祸就飞到他的身上了。那时候，林虎被督粤的莫荣新委为高雷镇守使，并于民国五年秋率部进驻雷州。他秉承莫督军的意旨，设鸿门宴以翦除盘据高雷的异己——车驾龙及其所部。在车驾龙由座上客而成为阶下囚的同时，他的亲信、炙手可热的营长杨学绅也就成为林虎所部连长李宗仁的猎物了。这时候，地方的另一实权人物、海康陈炳炎乘机捏词嫁害，诬告鑫与杨学绅交好，必欲置之死地。林虎初来乍到，不了解当地复杂情况，竟听信一面之词，把鑫扣押起来。

幸而鑫之雷阳书旧旧倡梁禹畴挺身以出，仗义执言，地方有识之士也群起营救，时历四月，鑫终于脱桎归家，与亲友重见。不过，这一次横来是非，却使他身心备受摧残，对地方事就采取了“去去好寻闻喜县，行行且避恐惶滩”的规避态度，不闻不问，得过且过。

在生活方面，过去点酒不啖，粗话不说，一个文人雅士；经过这场风波，前后判若两人：借酒浇愁，灌夫骂座，十足的高阳酒徒。他酷嗜吟诗，在狱中，诗以度日，诗以寄意，回家后，更以诗抒怀，以诗吐不快。每饮一盅，吟诗一句；每得一句，又饮酒一盅，陶陶然自得其乐。与朋友交，能诗者诗，嗜酒者酒，反正酒席常摆，笔墨皆备，自朝至夕，口头诗不辍，杯中酒不空地消磨岁月。

一九二六年，他的学生吴定培任遂溪县中学校长，听说他的生活还是那么不如意，深深地为他惋惜，便不辞远道跋涉，从遂溪赶到海康，劝他改变这一生活方式，到他所长学校担任教职。这时候，他也觉得吴的